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大伯

太伯弟仲雍皆周

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

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

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以避季歷季歷果

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大伯之犇荆蠻

自號句吳

宋忠曰句吳大伯始所居地名

荆蠻義之從而歸

之千餘家立為吳大伯太伯卒

皇覽曰大伯冢在吳縣北梅里



聚去城
十里

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

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

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

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

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徐廣曰在河
乘太陽縣

是爲

虞仲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

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

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

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

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

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

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

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

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

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

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

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大伯至

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

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

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

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

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興烏程縣

也南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

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

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

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本

曰諸樊徙吳也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

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廬也以

魚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

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

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

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

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

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

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

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

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

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

有罪自齊來犇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駟案

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

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駟案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

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為歌周

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

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鄘衛杜預曰武

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

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雅幽王褒

如之變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歌王服

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

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維邑杜預曰宗周頃滅故憂思猶有先

王之遺風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

也是其先亡乎

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

先亡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服虔曰泱泱舒

緩深達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

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

王肅曰言為東海之表式

國未可量也

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社

預曰言其

或將復興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

賈

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

其周公之東乎

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

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杜預

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

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

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儉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

徐廣曰盟一作明案賈逵曰其志

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歌

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

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

非令德

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自鄆以下無譏焉

服虔曰鄆以下

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章

歌小雅

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

曰美哉思

而不貳

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

怨而不言

士肅曰非不能言畏罪欲

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

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

哉熙熙乎杜預曰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

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賈逵

曰言道備至也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

不偏杜預曰謙退也遠而不攜杜預曰攜貳也遷而不淫股虔曰遷徙也

文王徙豐武王居鄘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

愁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因

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顯也施而不費杜預曰因民所利而

利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

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官商角徵羽謂之

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

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躬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

箛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曰美哉猶

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

作武王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

護者賈逵曰韶護躬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

大夏

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

曰美哉勤而不德

服虔曰禹勤其身以

治水也

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箒

服虔曰有虞氏之樂

大韶也

曰德至矣哉大矣

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

如天之無不燾也

賈逵曰燾覆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

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

不觀

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

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

納邑與政

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

無邑無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

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

免於藥高之難

難在魯昭公八年

去齊使於鄭見子

產如舊矣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

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

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

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

鮑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

左傳曰將宿於戚

聞鍾

聲

服虔曰孫文子鼓鍾作樂也

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

加於戮

服虔曰辯若鬪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

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

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

懼猶不足而

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

也

王肅曰言至危也

君在殯而可以樂乎

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

未

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服虔曰聞

義而改也琴瑟不聽况於鍾鼓乎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

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

將

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

皆富政將在三家

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

吾子直

服虔

曰直不能曲撓以從衆

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

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

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

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

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

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

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靈

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

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十

一年楚伐吳至雩婁

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

十二年楚

復來伐次於乾谿

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楚師敗

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

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

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

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

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

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僚二年公

子光伐楚

徐廣曰世本曰夷昧生光吳越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

敗而亡

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左傳曰舟各餘皇

五

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

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

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

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

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

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

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鍾離服虔曰鍾離州

來西邑也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

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

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
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
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
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
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見
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
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
年春吳欲因楚罊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
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以兵圍楚之六瀟杜預曰瀟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疆弱楚發

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

曰此時不可失也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專諸曰不

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

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

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

諸言王母老子弱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

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

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

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

杜預曰掘地為室也

而謁王

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

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

音公被

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

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避之也

使

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

服虔曰全魚炙也

以進食

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

賈逵曰交專諸匈也

遂弑王

僚公子光竟伐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

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

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杜預曰吳自諸樊已

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

復命哭僚墓

服虔

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

復位而待

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

吳公子燭

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

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

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

披美反

亡奔吳

徐廣

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

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

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
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
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滿五年伐越敗
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火
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
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
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
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

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

旣欲戰闔廬弗許夫旣曰王已屬臣兵兵

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

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

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鄭

服虔曰鄭楚縣鄭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鄭公奔隨

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

之尸以報父讎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

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

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
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
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
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
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
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
而去郢徙都服虔曰都楚邑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
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攜音李賈逵
曰攜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賈

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駟案賈逵曰死士死
罪人也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
士也三行造吳師呼自到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觀
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
三百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
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
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曰闔廬家
在吳縣冒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湏池六尺五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負之口
三千繫郢魚腸之劍在為卒十餘萬人治之取王夫差
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
越絕曰太伯到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
二十六代且千歲

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

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報姑蘇

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賈逵曰會稽山名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

曰行成求成也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

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滅夏后帝相服虔

口夏后相啓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娠懷

身也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后緡遺腹子

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

少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

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賈逵

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旅成五百人為旅後

遂收夏衆撫其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

官憲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

夏配天服虔曰以鯀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今

吳不如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

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

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
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
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
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
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
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
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
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至緇杜預曰緇琅邪緇
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

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

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

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

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

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弃吳

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

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

曰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

商之以興子胥傳誥曰有顛越商之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

胥屬其子於齊鮑氏

服虔曰鮑氏齊大夫

還報吳王吳

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鏐之劍以死

服虔曰屬鏐劍

名賜使自刎

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

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

氏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

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

乃從海上

徐廣曰一作中

攻齊齊人敗

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

會於橐臯

服虔曰橐臯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塗道縣東南

十四年春

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欲

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

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

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

其聞也

賈逵曰惡其聞諸侯

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

於幕下

服虔曰以絕口

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

杜預曰吳太伯後故為長

晉定

公曰於姬姓我為伯

杜預曰為侯伯

趙鞅怒將伐吳

乃長晉定公

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

之先敘晉晉有言又所以外吳

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

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
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
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
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
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
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
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
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
韋昭曰句章東澹口外州也予百家居之吳
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

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獨之

位越王侯干戈人一塚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

以爲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

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

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余讀春秋古

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

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

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

陵縣暨陽鄉至
今吏民皆祀事

吳太伯世家第一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

其先

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

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

或封於申姓姜氏夏

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

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

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

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

徐廣

曰勅知反

非虎非罴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
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
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
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
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
拘羑里散宜生閔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
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
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

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
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
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
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
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
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
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
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
脩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

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左杖黃鉞右把

白旄以誓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

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

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

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

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

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

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

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

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

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

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

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

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

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

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

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

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

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

葬齊皇覽曰呂尚家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子丁公呂伋徐廣曰一作及立丁

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

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

周周惠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

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

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

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

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

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
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
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
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
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
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
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
成公脫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賁立莊公
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

爲諸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
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
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
立爲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
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
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
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
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
是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

知鬬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
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
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
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
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
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
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擠幹而殺之何休曰擠折聲也桓公下車則
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
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十二

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賈逵曰連稱管至父

皆齊大夫杜預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

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服虔曰瓜時七

月及瓜謂後年瓜時

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

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

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

服虔

曰為妾在宮也

使之閒襄公

王肅曰候公之間隙

曰事成以女為

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

賈逵曰齊地也

遂

獵沛丘

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

見彘從者曰彭生

服虔

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

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

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
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
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
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乃
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
戶閒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
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
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閒發視乃襄
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桓公元年

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

賈逵曰渠丘大夫也

雍林人嘗

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

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

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

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

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

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

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

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

賈逵曰齊正卿高敬

也仲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

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

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

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

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倭立之是為

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

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

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

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

收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

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

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

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

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

賈逵曰魯地句瀆也

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

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

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

倭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

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

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

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

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

解夷吾縛於此齊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

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

徐廣曰或作崩也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

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

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邾

徐廣曰一作譚邾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邾邾無禮

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

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

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

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

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

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

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

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使耳而棄信

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

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

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

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鄆城也

而

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

欻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

為工正

賈逵曰掌百工

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

山戎伐燕

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

燕告急

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

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

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

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

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

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

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

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

徐廣曰史記僖

字皆作釐

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

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

賈逵曰衛地也

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

船中蔡姬習水蕩公

賈逵曰蕩搖也

公懼止之不止

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

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

侯伐蔡蔡潰服虔曰民逃其上也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

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

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

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

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

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

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

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

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

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穎川縣桓公矜

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

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

南陽葉縣南是也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

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

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

覺秋齊伐陳

駟案左傳曰討不忠也

是歲晉殺太子申

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

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

大路

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

命無拜桓公欲許之

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

韋昭曰下堂拜賜也

秋復會

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

頗有叛者

駟案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也

晉侯病

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

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

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

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

於是討晉亂至高梁

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

使隰

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

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

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

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

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

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

地理

志曰今少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

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戎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相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相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相公好內服虔曰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公子雍相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因

宦者賢刁以厚獻於相公亦有寵相公許

之立無詭

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

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相公卒易牙入與

賢刁因內寵殺羣吏

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

內官之有權寵者

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

相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相公卒遂

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相公尸在牀上

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

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

徐廣曰斂一作臨也

相公十有

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
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
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
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
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
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
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
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
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

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
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
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
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
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
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
非人情難近管子曰衛公子開方去其
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
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
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

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戎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相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服虔曰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因

宦者賢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

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

賢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

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

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

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

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

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

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
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
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
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
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
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
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栢公與管仲
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

栢公

皇覽曰栢公冢在臨菑城南七里所菑水南

六年春齊伐宋以其

不同盟于齊也

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志栢公之德宋襄公欲行

盟道不與

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

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
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栢公子也其母曰葛
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
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
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
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

以栢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栢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

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遊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栢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

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強伐陳二
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
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
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
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
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
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
如晉請師皆因卻克晉使卻克以車八百
乘賈逵曰八百
乘六萬人為中軍將中爕將上軍欒書

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
兵合靡徐廣曰一作摩筭下賈逵曰靡
筭山名也癸酉陳于寧
服虔曰寧
齊地名也逢丑父賈逵曰
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
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
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
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
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絰於木
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
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

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

代君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

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

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駟案賈逵曰馬陘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

曰賂以紀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

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也難斤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令齊東畝服虔

曰欲令齊龍敢東行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

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

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

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晉欲

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施苑

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

大說厚禮諸侯貢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

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

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

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

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

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

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

伐諸侯征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

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從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為太

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

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

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瀆之丘殺之八月崔

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

縣西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

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

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入晉曲沃賈逵曰欒盈之邑

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

晉山隘也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

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

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
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
齊而不得閒莊公嘗咎官者賈舉賈舉
復侍為崔杼閒公服虔曰伺公閒隙以報怨五月莒
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
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
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爲
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日公自知身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
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

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
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

曰言不能親聽公命

近於公宮

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許稱公

陪臣

爭趣

徐廣曰爭一作打

有淫者不知二命

杜預曰言得淫人受

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

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

之晏嬰立崔杼門外

賈逵曰聞難而來

曰君為社稷

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

是者目亦隨之死亡

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

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斥所親愛無為

當其禍也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

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

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

臼徐廣曰史記多作箸曰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

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

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

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

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

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

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

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

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

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

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

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齊

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

有卻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

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官者御見慶

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

賈逵曰癸齊大夫慶封之屬

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

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

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

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

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

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栢子曰

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

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

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

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

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眾九年景公使

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

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

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

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

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

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

賈逵曰二十五

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

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

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

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

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

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

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

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

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

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

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

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

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

杜預

曰萊人齊所滅萊夷

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

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

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
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
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
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
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
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
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
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
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

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

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立少子荼為太

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皇覽

曰景公冢與相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

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

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公子駟陽生奔魯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

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怨而歌杜預

曰稱謚蓋葬後而為此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

歌哀羣公子失所也

曰師衆也黨所也言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

賈逵曰圉晏嬰之子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邴意茲奔魯田乞

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

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

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

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

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

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

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

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

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

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

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

賈逵曰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

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

年齊伐魯取謹聞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

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

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東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

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

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卻不善四年吳魯

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

翼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

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

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曰簡公壬者

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

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曰闕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

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

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曰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

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

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遂捕以入杜預

曰執逆入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使囚病

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

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

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有喪

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豹有喪

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

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

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疎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

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

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閔止也子行舍

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

兄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子我在

幄杜預曰幄帳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

子我出遂穴入反閉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服虔曰開豎子行

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公與婦人飲酒于檀

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徒

公執戈將擊之杜預曰疑太史子餘服虔曰曰

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成子出舍

于庫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

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

誰非田宗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

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遂殺于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服虔曰會徒衆攻闢

與大門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闢大門公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

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闕服虔

曰齊閔也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

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道中行之車出

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

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

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公曰

余蚤從御執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

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

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

東爲田氏封邑徐廣曰年表曰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平公八年

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

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

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
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
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
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
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閑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
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
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齊太公世家第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二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譙周曰以大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

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
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
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
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
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
王豐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
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

續殷祀偏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繆字多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安國曰戚近也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

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孔安國曰

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質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史

策祝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詞也鄭玄曰策周公告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曰

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三

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

孔安國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

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

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

於帝庭敷佑四方馬融曰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

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

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

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今我其

即命於元龜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

爾之許我我其以辟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

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

乃屏璧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

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

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

孔安國曰占兆書也周公喜開籒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籒藏占兆書

也管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

三三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

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周公藏其策

金縢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誠守者勿敢

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

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

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

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

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

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

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東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

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彫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作穗穎即穗也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鴝鵒毛詩序曰成王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王亦未敢訓周公

曰嘉作魯今書序作旅也

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

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

王亦未敢訓周公

徐廣曰訓一作誚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

至豐

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立

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使太保召

公先之雒相土

鄭立曰相視也

其三月周公往營成

周雒邑

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

卜居焉

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

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

南面倍依以朝諸侯

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

而立鄭立曰周公攝土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

舜風於戶牖之間

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

臣位躬躬如畏然

徐廣曰躬躬謹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蔓蔓也

初

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

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

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

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

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

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

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

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

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

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

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

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

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作其即位乃有

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位則小

著也鄭玄曰指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驩鄭玄曰驩喜悅也言乃喜

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

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

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

也馬融曰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為王不義久

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

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

小人也武丁死祖庚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

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

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中宗後祖多

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

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在今後嗣王

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

徐廣曰一作紂之也駟案

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苛之也

其民皆可誅周

多士文王曰中具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

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

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

立政

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也

以便百姓百姓

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

徐廣曰衛

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

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

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

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

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

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

王之說

徐廣曰一作簡駟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

二公及王乃

問史百執事

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

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

敢言成王執書以泣

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

曰

自今後其無繆卜乎

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

昔

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

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盡起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

二公命國人九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

曰築拾也駟案馬融曰禾為木所偃歲則大熟於

是成王乃命魯得郊駟案禮祀曰魯君祀帝于

祭文王駟案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魯有

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

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

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

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

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

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

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

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

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

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

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

亦並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於是伯禽率師

伐之於朐作朐誓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案尚書作費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

名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牯馬牛

其風臣妾逋逃鄭玄曰風走逸臣妾斯役之屬也勿敢越逐敬

徐廣曰復之孔安國曰勿敢奔越壘伍而求逐也無敢

寇攘踰墻垣鄭玄曰寇劫取也魯人三郊三隧

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峙爾芻茭糗糧楨

榦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茭供軍牛馬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傍無

敢不及有大刑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朐誓遂平

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

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

熙是為煬公煬築茅徐廣曰一作闕門駟案世第又作夷本曰煬

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

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徐廣曰世本作微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

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

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

子真公渾立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
 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
 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
 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
 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
 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
 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
 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
 民將奔上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奔上夫下事上

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
 是教民逆也唐固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効
 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曰誅王其
 命誅之亦失不誅亦失韋昭曰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
 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
 歸而卒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
 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
 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

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徐廣

曰一作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山父

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

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

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于所問不犯所知宣

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

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後諸

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大

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

卒子弗湟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立是為惠公惠公三十

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

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

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

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為娶於宋宋

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徐廣曰一作軌

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

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

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社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

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

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魯之

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

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

允君以我為相左傳曰羽父請殺相公將以求太宰也隱公曰有

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

營菟裘之地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官室以居之以終

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

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

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

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

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蔦氏服虔曰館舍也蔦氏魯大夫揮使人弑

隱公于蔦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

公元年鄭以辟易天子之許田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

田故復如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

之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三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

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

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

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

行杜預曰始議行事也

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

賈逵

曰申繻魯大夫

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

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

襄公饗公

服虔曰為公設享讌之禮

公醉使公子彭生抱

魯桓公因命彭生搢其脅公死于車魯人

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

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

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

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

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

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

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

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

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

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

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

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

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

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

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

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賈逵曰黨氏之女說而

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孟

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

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斑

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

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

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

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

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

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

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

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

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

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

命命叔牙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季劫飲

叔牙以鳩

服虔曰鳩鳥一曰運日鳥

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

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鳩而死魯立其子為

叔孫氏

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

八月癸亥莊公卒

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

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姊

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

父使圉人犇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

陳

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

慶父竟立莊公

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

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

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

賈逵曰卜齮魯大夫武宮中之

門謂之闈

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

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

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

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

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邾聽

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

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

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
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
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相
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
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
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
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
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
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

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

至高梁而還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

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

子興立是為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

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

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

喬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

大夫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

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

公之世鄭瞞伐宋

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長翟國名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

杜預曰宋地名

獲長翟緣斯

賈逵曰喬如之祖

晉之滅路

在魯宣公十五年

獲

喬如弟焚如齊惠公二年鄭瞞伐齊齊王

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

案年表齊

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

鄭瞞由是遂亡

杜預曰長翟之種絕

十五年季文子使

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

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

生子倭

徐廣曰一作倭

倭私事襄仲

服虔曰襄仲公子遂

襄仲

欲立之叔仲曰不可

服虔曰叔仲惠伯

襄仲請齊惠

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

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

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

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

桓彊

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

宣公倭十二年楚莊

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

子成公黑肱

徐廣曰肱一作股

立是為成公季文子

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

服虔曰援助也仲殺

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人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

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

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

宣

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

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

我隆

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夏公與晉卻克敗齊

頃公於寧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

晉景公不勸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

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

葬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

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

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

文

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

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

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四年

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

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

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

冠襄公於衛

左傳曰冠于成公之朝假鐘磬焉禮也

季武子從相

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

帝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

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

征其

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

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

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

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

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

月太子卒

左傳曰毀也

魯人立齊歸之子稠

徐廣曰一作紹

為君

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謚也

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

猶有童心

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

穆叔不欲立曰

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

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

之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

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

今

稠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

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

比及葬三易衰

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

君子曰是不終

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

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

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

臺召昭公昭公往賀

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

賜昭公寶

器已而悔復詐取之

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劍一曰大屈

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千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

十二年

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

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

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

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

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鸛鵒來巢

周禮曰鸛鵒不踰濟

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亢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

師已曰文成之世

童謠曰

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

鸛鵒來巢公在乾

侯鸛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

徐廣曰一本作

厚世本

鬪雞

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

季氏芥雞羽

服虔

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郈氏雞目杜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為芥雞

郈氏金距

服虔

曰以金銛距

季平子怒而侵郈氏

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侵郈氏之官地以

益

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

賈逵曰昭伯臧

也孫賜

偽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

季平子怒囚臧氏老

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

臧郈氏

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

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

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所沂水出蓋縣西入

泗請囚於鄭弗許服虔曰鄭季氏邑請以五乘亡弗

許服虔曰言五乘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

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郕氏

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謂其眾曰

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賈逵曰懿子

于仲孫何忌聞叔孫氏勝亦殺郕昭伯郕昭伯為

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

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杜待君子

家曰弃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

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

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

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

鄆賈逵曰魯邑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

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許齊臣高

齏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斗為子將言

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

服虔曰異

猶怪也

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卒

春秋曰宋

公佐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

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

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

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

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

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

書自謂主君

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

昭公恥之怒

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

子平子布衣跣行

王肅曰示憂戚

因六卿謝罪六卿

為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

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

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

服虔

曰史墨晉史蔡墨

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

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

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

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

故稱東門遂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

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
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栢子
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
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栢適而
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栢子將殺
之栢子詐而得脫三栢共攻陽虎陽虎居
陽關服史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
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

谷孔子行相事齊欲龍魯君孔子以禮歷

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

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栢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

甲兵孟氏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而止

季栢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栢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

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

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

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

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

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三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

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之

作難故君臣多間

賈逵曰間隙也

公游于陵阪

服虔曰陵阪地

名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

杜預曰問已可

得以壽死不

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

公如陘氏

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

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

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

氏

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

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

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畀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

悼公卒

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

啟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謚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

子嘉立是為元

公元公二十一年卒

徐廣曰皇甫謚云元辛亥終辛未

子顯立

是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

徐廣曰皇甫謚云元壬申終甲

辰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

徐廣

曰皇甫謚曰元乙巳終丙寅

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

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丁卯終乙亥

子匱立是為景公景公二十

九年卒

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丙子終甲辰

子叔立是為平公是

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三

十二年平公卒

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乙巳終甲子

子賈立是

為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

年文公卒

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乙巳終丁亥

子雋立是為頃

公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

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

陳楚頃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

州

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

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

魯頃公亡遷於下邑

徐廣曰下作下

為家人魯

絕祀頃公卒于柯

徐廣曰皇甫謚云元戊子終辛亥

魯起周

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

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

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者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念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爲道衰也

觀慶父及叔牙閔

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指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魯周公世家第三